

名家

半岛上的文学版图

■ 蔡天新

半岛是指三面环水的陆地。半岛比岛屿交通方便,因为它与陆地连通,同时享有岛屿的海洋性气候、清新的空气和迷人的景致。也许是这些原因吧,半岛往往多产文学。

欧洲享有“半岛之洲”的美誉,例如,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南欧的伊比利亚、亚平宁和巴尔干半岛,深入黑海的克里米亚半岛。产生于这些半岛的希腊神话、北欧神话、《荷马史诗》、《神曲》、《堂吉珂德》乃至安徒生童话,为我的世界留下了珍贵的文学遗产。

在亚洲,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三座半岛——阿拉伯半岛、印度半岛和中南半岛,还有小亚细亚半岛、马来半岛和朝鲜半岛,我国则有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雷州半岛。幸运的是,这些半岛我后来有机会一一探访。

特别让我着迷的是半岛中的半岛。例如,巴尔干半岛南端的伯罗奔尼撒半岛,那里曾发生一场著名的战争。胶东半岛或小山东半岛也是半岛中的半岛,是指胶莱河以东的部分。除去潍坊和日照,它还包含青岛、烟台和威海三座名城。而大山东半岛则以潍坊寿光的小清河口和日照岚山的绣针河口之间的连线为界。

从当代文学的角度来讲,大山东半岛包含了莫言的高密,而小山东半岛则包含冯德英的乳山和张炜的龙口,两县分属威海和烟台。1935年,冯德英出生

心香

岁月熬煮的民俗

■ 吴若栋

当岁月的指针踏入农历十二月,吴兴的年味便在冬日的空气中渐渐弥漫开来,人们开始忙碌筹备新年,腊八节恰似这场岁末盛宴的序章,率先奏响了传统与温情的旋律。

“腊”字,宛如一部古老的史书,镌刻着岁月的痕迹。其从最初的“蜡”字演变而来,承载着田猎祭祀先祖、新旧交替酬谢神恩的深厚意蕴,先辈们以此感恩过往、祈福未来,岁末的腊祭便是这一心愿的庄重寄托。周朝以夏历十月为腊月,秦汉后十二月成为腊月的固定之选,腊日也从冬至后第三个戌日最终定格在十二月初八,“腊鼓鸣,春草生”的古老谚语,诉说着往昔腊日驱疫逐邪的神秘过往,那时虽无腊八粥飘香,却满是对生活的敬畏与新春的憧憬。

■ 余斌

奥利奥(Oreo)的主人是一户中国移民,一家四口,家住美国印第安纳州锡安斯维尔镇麦尔斯路。假期到他们家小住,属于走亲戚,奥利奥已是家中一员,且地位崇高,存在感又极强,故不可不提。

人有四个,猫只一条,宠是自然的。最宠它的是他家老二高兴,这也是自然的,收养奥利奥,就是高兴力争的结果。这猫是无主的,却并非流浪猫,至少从习性上看一点不像。是在一次朋友的大派对上相遇,高兴注意力全在它身上,原也只图一时开心,不想派派对结束,人尽散去,奥利奥居然跟着回到家。

高兴很开心,一直闹着要养猫,未遂,这下等于送上门来。大人却要力避“顺手牵羊”的可能,拍了照放在网上,等着前主人来认领——既然断定它不是流浪猫。给了个期限,过时不候,到时即以无主论处。多少天过去,没什么动静。高兴窃喜,以为猫已归他所有,名字都给起了上:因那只猫黑白相间,就唤作奥利奥,他喜欢吃的饼干,特征就是黑色饼干白色夹心,拿来命名,现成的。

不料忽有人在网上相认,且有照片为证——可不是一模一样? 眼见得而复失,高兴大为沮丧,却阻止不了物归原主。到晚上,大人们以为大局已定,不管奥利奥意愿如何,为它作归计了,高兴突然冲出来,声称有新发现,奥利奥绝非照片上的那只猫。原来他心有不甘,将照片局部放大,一点一点比对,终于找到一处疑点。大人起初以为高兴是留猫心切,强作解人,后细细察看,终于承认高兴所言非虚。

在黄海之滨的乳山,今天的威(海)青(岛)高速经过此地,我曾相隔五年两次驱车经过,最近一次还遇到从未见过的持续了一个小时的特大暴雨。

小山东半岛的东海岸有一座昆嵛山,是胶东最主要的山脉,那是道教主流全真派的圣地,也是游击战争的好去处。虽然海拔923米的主峰不及崂山高,却地域广阔。冯德英的“三花”——《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故事均发生在此,讲述的是抗战时期的传奇。

与冯德英相比,1956年出生的张炜更关心当代生活,他的长篇小说《古船》《九月的寓言》《刺猬歌》和《你在高原》每一部都引人瞩目,最后一部的写作历时22年,长达450万字,堪称中国之最。但张炜最初是写诗歌和中短篇小说的,并曾于1982年和1984年两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我在济南读研时,张炜曾来山大中文系给文学社同学讲座,清秀的脸庞留给我深刻的印象,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位名作家。2015年夏天,我路过他的故乡龙口,曾做客他的万松浦书院并与其共进午餐。张炜告诉我,他又重操旧业写诗了。果然,几年后他出版了《不践约书》等诗集,我还邀他为拙编《地铁之诗》《高铁之诗》推荐了四首古诗。

莫言比张伟大一岁,祖籍浙江龙泉,生于高密市大栏乡。莫言小说里,称大栏乡为东北乡。大栏乡确是在高密的东北部,那里离青岛比潍坊更近。2015年,特意成立东北乡文化发展区。“文革”

开始后,读小学五年级的莫言辍学了。他在村里种高粱和棉花,也喂猪和割草。十年后参军,做过图书管理员,趁机读了一千多部文学作品。莫言去北京前,已写出《透明的红萝卜》和《红高粱》等佳作。

1990年秋天,莫言在鲁迅文学院和北师大合办的研究生班学习时,我第一次见到了他。那会儿我在中关村的数学所访学,有一个星期天我去鲁院找浙江老乡余华玩。

那次我和余华在学员宿舍下了一整天围棋,中午余华请客,就在鲁院食堂。莫言是余华室友,不时放下手中的笔充当看客。那年余华三十,莫言三十五,其时离余华发表小说《活着》尚有两年时光,而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已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二十多年以后,莫言来杭州参加一个文学活动。一天晚上,他让人喊我一起在北山路喝茶,那是我们第二次见面。

2012年秋天,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会儿我正在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山脚下,从吉普车的收音机里听到斯德哥尔摩传来的消息。我给莫言发去祝贺的短信,他回复表示感谢。翌年年初,我的随笔集《数学传奇》繁体字版在台湾出版,约请莫言和杨振宁先生撰写了推荐语。

与前辈老乡冯德英一样,莫言的小说也写到抗日战争,甚至清朝或民国年代(《红高粱》《檀香刑》)。莫言也关注当代生活,从《丰乳肥臀》《酒国》到《生死疲

劳》《蛙》,一步步逼近我们。无论哪一部,都掺杂着半岛上奇异的风俗和土地的欲望。

2016年春天,莫言和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应邀来浙大对话。当晚吴朝晖校长宴请,我末座作陪,与莫言重聚。席间我们谈到古时“高密三贤”之一的郑玄,他是东汉末年的大儒。郑玄遍注儒家经典,是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世称“郑学”。

郑玄世代务农,却天资聪颖,从小习书数之学。除了儒家“五经”,他八九岁时便精通四则运算,后又研习《九章算术》,古稀之年,又向“算圣”刘洪讨教。以至于清人阮元主编的《畴人传》里也有他的传记,并在论曰中称“然则治经之士,固不可不知数学矣”。或许,这是我国最早论及文理通融重要性的言论。2023年夏天,我去青岛出差,临别前请司机把我送到离胶东机场不远的高密东北乡,探访了莫言旧居。随后我给他发去短信,他回复说刚巧到了非洲。当年秋天,我翻译的波斯诗人兼数学家欧玛尔·海亚姆的《鲁拜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莫言欣然题写了书名。

2025年初夏,我应邀参加了威海“沉船诗歌节”,由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文学院主办。2022年秋天,巴拿马籍货轮“布鲁维斯号”因台风在荣成海岸搁浅,为威海平添了一道风景。与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诗评家,包括祖籍烟台的宇向、威海长大的王君和来自青岛的房建武,他们三人恰好来自山东半岛的三座名城。



起身就走,干脆得很。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和人对视的一双眼睛,说它面露凶光不对,说它带着三分警觉也不确切,还是“炯炯有神”能得其仿佛。奥利奥身量不大,却因那眼神自带威风,关键是,那眼神里没有卑怯,没有讨好,最之杜绝了“摇尾乞怜”之类联想的可能。

小住几日,也就和奥利奥盘桓了几日。因为对陌生人的好奇,它常到我住的房里转转,你躺下,它会跳上床来,一点不见外。待主人呼喝驱赶,也并不做躲闪畏惧状,只是昂然地离去。几次三番观察奥利奥,我跟人开玩笑评价说——已臻于“不亢不卑”的境界了。我们离开的那天,主人在门口送行,往后备箱里放行李,奥利奥远远地站在一边看着,而后就走过来,照例往我腿上蹭,就势打个滚就走开,又到一边站着看,不一会儿,大概看得无聊了,转身走开,走不几步,忽地窜出去,一点不拖泥带水。

它肯定不记得我还曾着了它的道儿。有次进家门刚坐下,奥利奥就迎过来,两只前爪搭在我腿上,发亮的眼睛盯着我。主人说,是想你给它吃的呢。正待拿点吃食给它,就觉腿上一阵刺痛。主人以责备的声调叫了声奥利奥,它便放开我,兀自大摇大摆地走了。不用解释我也知道,奥利奥对我并无敌意,搭上来是表示友好,指甲未剪,热情过度了而已。

我并未记仇,若不是第二天在片刻狐疑之后恍然腿上排列的六个小点,是昨日那一搭留下的爪印,彼时的痛觉早已在记忆之外了。

还有一条也是肯定的:奥利奥不知道有人在写它。

揽月入怀 青春远航

■ 张亦盈 沈家迪 彭希

“寻找校园文化印记”活动的第三站,我们来到了浙江海洋大学,与青年学子共同采写本文。在揽月湖畔,我们看见,青春被湖水温柔包裹,亦被海浪推向远方。

夕阳西下,揽月湖面泛着金波,远处的灯塔在晚霞中静静伫立。

站在浙江海洋大学东门口的揽月湖畔,留学生方舟的思绪被拉到了5年前。一个寻常的夏夜,他的舟山好友带他来到揽月湖畔。眼前静谧的湖水,远方无垠的东海,咸润的晚风包裹着他,那一刻,内心有一个声音告诉他:“就是这里了。”他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放弃另一所大学的全额奖学金,来到浙江海洋大学,留在这片海边。“这听起来有些任性,但揽月湖的夜晚,确实比奖学金更动人啊。”他在社交平台写道。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揽月湖,由诗得名。从空中俯瞰,似一弯优雅的新月,静静地镶嵌在校园东侧。

这里,是海,也是湖。2013年,学校新城校区建设时,创新性地“向海借地”,一道长堤,划开了东海与这占地约500亩的人工湖。堤外,东海波涛万顷,气势磅礴;堤内,湖水静谧如镜,温柔婉约。白日子里,灰白的石柱与铁链围栏沿着逶迤的石板路延伸,东南角的白色灯塔是沉默的守望者。入夜后,长达1.5公里的环湖灯带亮起,暖黄的光晕倒映在湖面上,碎成点点星光。这光,照亮了学子夜跑的路,也照进了无数关于青春、理想与未来的憧憬中。

揽月湖的命名,是一次深情的回望与承接。在浙江海洋大学的历史脉络里,“湖与月”的意象早已有之。学校老校区里,曾有过“半月湖”,也有过“月亮湖”,“湖与月”的文化意象一直在校园延续着。“它和图书馆,是校园里最显著的两个文化地标。”谈起揽月湖,宣传部部长林静的语气里满是自豪,学校文学社创刊于1978年的《春

寻访书画吴家

■ 徐贤飞

入冬,我前往浦江,寻访书画吴家。

这次寻访,缘起自金华市文史研究馆的吴战堡书法摄影艺术作品展。已近八旬的吴战堡,时常在展览里,或与师友聊笔墨,或与同好聊写意。聊至兴起处,老先生挥毫泼墨,手随心动,畅快淋漓,仍不失一股少年气,非一般人所及。

吴战堡,浦江县前吴村人,出身金华书画“豪门”。书画家吴弗之是其叔祖;书画家吴山明与其同村同宗。

中国美术学院原院长肖峰曾这样评价:“自中国美院(原国立艺专)成立以来,吴门在中国美院任教的,每一代都不乏其人。中国美术学院发展到今天,这是绝无仅有的。”

冬日的寒气,让太阳都躲了起来。得知我的来意,前吴村原村主任吴建中,把我领到了家门口,指着通济湖一池湖水,惋惜中又有几分骄傲,说“老前吴已在这湖水中了”。

吴山明曾在自述中写道:“我们村里有两位画家,一位是我们小学美术老师……另一位是乡村秀才,画得一手好鸟鸭、蟹,还有一手功夫颇深的颜体书法。”这位乡村秀才就是吴士维。

读到这儿,我心中总会出现一幅画面。一个清瘦高大的老者,背着一根鱼竿,腰间别着一个酒壶,漫步在乡野田埂、石子小街间。邻舍招呼一声,老者从不吝惜自己书画名声,停下脚步,挥上一笔,箩筐、笠帽就没有了名字。

这一池湖水,淹没了我重返老者乡间田野的愿望。1959年,前吴村响应县里建设通济湖水库的号召,近两千村民搬离家园,一小部分人搬至水库边,就成了现在的前吴村。

1995年,前吴村重修《前吴村村志》,吴战堡的哥哥战垒在序中,深情回忆故乡种种:“我忘不了村前那条清澈见底的溪流,那是浦阳江发源伊始的一段,人称吴溪。夏天,我曾与小伙伴们在溪中摸鱼虾,打水仗。我也忘不了故居后面那一片苍翠的松林,冬夜,松涛撼屋,一灯如豆,我依傍在做针线的母亲身边诵读唐诗,‘最忆髫龄佳梦短,青灯照影读唐诗’,这回忆也带着诗的芬芳。”

离开故园前,吴家已经历一番打潮》杂志,以揽月湖为文化纽带,最终嬗变为今天的《揽月湖》文学杂志。文字与湖水,共同浸润着这里的学子。文学社指导教师周驰颇感慨,这本杂志及其衍生的阅读会,如微光般,守护着一批批校园文学爱好者。学生在这里发表诗作,探讨海疆诗文。一位1999级中文系校友自发募捐设立“玖玖文心奖学金”,奖金20万元,以资奖励在写作上有突出成绩的学生。

作为一所以海为魂的学府,揽月湖绝非仅供观赏的“盆景”,它更是一个多功能、沉浸式的实践课堂。由体军部主任傅纪良领衔的《海岛野外生存》国家级一流课程,便将这里作为核心训练场。龙舟、皮划艇、帆板,这些充满活力的水上运动,不仅是体育课,更是团队协作、意志磨炼的实战演练。对于海洋科学、水产养殖、船舶工程等专业的学生而言,揽月湖是天然的实验室。平静的湖面为水下机器人调试、水质生态监测提供了绝佳的试炼场。

若论揽月湖每年最热闹的时刻,端午的龙舟赛必定榜上有名。自2016年首次鸣锣以来,龙舟便成了湖畔固定的仪式。学生代表队挥桨破浪,争先恐后;岸上师生呐喊助威,锣鼓喧天。大一学生苏月赛后兴奋地说:“通过竞技比赛宣传传统文化,感觉特别有意义!”这里不仅是力量的比拼场,更是传承历史文化的生动课堂。每年,纪念“里斯本丸”营救事件的仪式在此举行。师生们面朝大海,缅怀二战期间舟山渔民冒死救援英军战俘的英勇义举,将和平、勇气与国际人道主义的精神,深植于心。

更多时候,揽月湖是背景,是海大日子里淡淡的、无所不在的底蕴。毕业季,穿着学士服的人群,会汇聚到这里,以湖水长为幕,定格青春。在无法齐聚的年份,它成了“云毕业照”里唯一真实的背景——学生们将自己小心翼翼P在熟悉的湖畔。而揽月湖,收藏了无数青春的日出与日落,然后,目送他们,航向远方。

潮》杂志,以揽月湖为文化纽带,最终嬗变为今天的《揽月湖》文学杂志。

文字与湖水,共同浸润着这里的学子。文学社指导教师周驰颇感慨,这本杂志及其衍生的阅读会,如微光般,守护着一批批校园文学爱好者。学生在这里发表诗作,探讨海疆诗文。一位1999级中文系校友自发募捐设立“玖玖文心奖学金”,奖金20万元,以资奖励在写作上有突出成绩的学生。作为一所以海为魂的学府,揽月湖绝非仅供观赏的“盆景”,它更是一个多功能、沉浸式的实践课堂。由体军部主任傅纪良领衔的《海岛野外生存》国家级一流课程,便将这里作为核心训练场。龙舟、皮划艇、帆板,这些充满活力的水上运动,不仅是体育课,更是团队协作、意志磨炼的实战演练。对于海洋科学、水产养殖、船舶工程等专业的学生而言,揽月湖是天然的实验室。平静的湖面为水下机器人调试、水质生态监测提供了绝佳的试炼场。

若论揽月湖每年最热闹的时刻,端午的龙舟赛必定榜上有名。自2016年首次鸣锣以来,龙舟便成了湖畔固定的仪式。学生代表队挥桨破浪,争先恐后;岸上师生呐喊助威,锣鼓喧天。大一学生苏月赛后兴奋地说:“通过竞技比赛宣传传统文化,感觉特别有意义!”

这里不仅是力量的比拼场,更是传承历史文化的生动课堂。每年,纪念“里斯本丸”营救事件的仪式在此举行。师生们面朝大海,缅怀二战期间舟山渔民冒死救援英军战俘的英勇义举,将和平、勇气与国际人道主义的精神,深植于心。

更多时候,揽月湖是背景,是海大日子里淡淡的、无所不在的底蕴。毕业季,穿着学士服的人群,会汇聚到这里,以湖水长为幕,定格青春。在无法齐聚的年份,它成了“云毕业照”里唯一真实的背景——学生们将自己小心翼翼P在熟悉的湖畔。而揽月湖,收藏了无数青春的日出与日落,然后,目送他们,航向远方。

潮》杂志,以揽月湖为文化纽带,最终嬗变为今天的《揽月湖》文学杂志。

文字与湖水,共同浸润着这里的学子。文学社指导教师周驰颇感慨,这本杂志及其衍生的阅读会,如微光般,守护着一批批校园文学爱好者。学生在这里发表诗作,探讨海疆诗文。一位1999级中文系校友自发募捐设立“玖玖文心奖学金”,奖金20万元,以资奖励在写作上有突出成绩的学生。作为一所以海为魂的学府,揽月湖绝非仅供观赏的“盆景”,它更是一个多功能、沉浸式的实践课堂。由体军部主任傅纪良领衔的《海岛野外生存》国家级一流课程,便将这里作为核心训练场。龙舟、皮划艇、帆板,这些充满活力的水上运动,不仅是体育课,更是团队协作、意志磨炼的实战演练。对于海洋科学、水产养殖、船舶工程等专业的学生而言,揽月湖是天然的实验室。平静的湖面为水下机器人调试、水质生态监测提供了绝佳的试炼场。

若论揽月湖每年最热闹的时刻,端午的龙舟赛必定榜上有名。自2016年首次鸣锣以来,龙舟便成了湖畔固定的仪式。学生代表队挥桨破浪,争先恐后;岸上师生呐喊助威,锣鼓喧天。大一学生苏月赛后兴奋地说:“通过竞技比赛宣传传统文化,感觉特别有意义!”

这里不仅是力量的比拼场,更是传承历史文化的生动课堂。每年,纪念“里斯本丸”营救事件的仪式在此举行。师生们面朝大海,缅怀二战期间舟山渔民冒死救援英军战俘的英勇义举,将和平、勇气与国际人道主义的精神,深植于心。

更多时候,揽月湖是背景,是海大日子里淡淡的、无所不在的底蕴。毕业季,穿着学士服的人群,会汇聚到这里,以湖水长为幕,定格青春。在无法齐聚的年份,它成了“云毕业照”里唯一真实的背景——学生们将自己小心翼翼P在熟悉的湖畔。而揽月湖,收藏了无数青春的日出与日落,然后,目送他们,航向远方。

然而少承家学,生活磨难并未让吴家兄弟放下毛笔。吴战堡自幼爱看祖父写字画画,对翰墨丹青情有独钟。“文化大革命”中,高考被取消,粉碎了他报考艺术院校之梦,只得回家务农。1978年高考恢复后,已家成的吴战堡考入浙江师范学院(现为浙江师范大学),毕业后先执教,后从政,在金华市政协副主席任上退休。几十年来,渐有自己的艺术风格。

当下,吴家第五代也已崭露头角,艺途可期。吴战垒之子吴敢和吴战堡之子吴润风,分别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供职于中国美术学院和浙江美术馆。离开前吴村,我来到浦江县城的吴弗之纪念馆。在这个馆里,我找到了书画吴家的源头。往远了说,其承续于先祖元末明初的大儒吴莱(系名儒朱澜的老师);往近了说,是受浦江民间擅书画之风影响。粗略统计,浦江籍有记载的书画家,宋、元、明、清有47位,民国时期27位,近现代68位。

吴弗之自不必言。吴士维在八婺乡间,也颇有名气。他善作鱼虫翎毛,尤以芦雁螃蟹为最。许是长期生活于乡间,亲近自然,士维先生画作笔墨洒脱,自有一股野逸之气。其代表作《百蟹图》,是年逾花甲所作,画中有螃蟹百只,群蟹纵横,或聚或散,情态各异,妙趣横生。吴弗之看后深为兄长画蟹之技折服,作序赞道:“观今之画蟹出其右者,余未见也。”

谁承想,吴弗之的绝作也是《螃蟹图》。沙孟海在作品左侧题跋:“弗老当代花鸟名家,笔力坚苍,豁人心目……病间依枕命笔,神明湛然,绝无衰颓之象……”

时光荏苒,吴家书画已逾百年。然一家之承,实乃一地之风、一国文脉的生动缩影。吴家五代人的笔墨轨迹,恰如一条深邃的文化溪流,在时代的河床上静静蜿蜒。这份文化态度和艺术气象的绵延,很是动人。